

当兵

བཅོམ་འགྲོ་བའི་ལྷན་པོ་འཛུགས་སྐོར་གྱི་རྒྱལ་ཁབ་འཕེལ་རྒྱུ་ལྟོགས་པའི་ལོ་རྒྱུས་ལྟར་དུ།

...

汪瑞 著

走阿里

她，曾身患癌症，却走进高原生命禁区

她，是中国特高海拔区的第一位心理咨询师

著名作家周大新毕淑敏感动推荐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兵

དམག་ལ་ཞུགས་ནས་མངའ་རིས་ལ་བསྐྱོད།

走阿里

汪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兵走阿里 / 汪瑞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33-2366-9

I. ①当… II. ①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642 号

书 名: 当兵走阿里

作 者: 汪 瑞

责任编辑: 李丹阳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封面设计: 李 戎

正文版式: 邱盼盼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01 千字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366-9

定 价: 49.00 元

2011年3月11日，驻阿里某部主任耿显峰，归队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32岁。同车16人死亡，26人受伤。

2012年1月23日，阿里军分区医疗站三期士官谢晋，回乡探亲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27岁。

2012年8月22日，陕西省援藏干部、阿里噶尔县县委书记张宇，不幸因心脑血管疾病意外死亡，44岁。

2012年11月12日，阿里军分区扎达县武装部干事李立伟，心源性猝死，32岁。

2012年11月21日，驻阿里某部官兵途经奇台达坂，因盘山路被积雪完全覆盖，道险路滑出现车辆事故，一期士官李智慧死亡，20岁。

……

这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高原。死亡，在这里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字眼。死亡的原因可以是千山万壑中的一次车祸，可以

是行进途中的一次意外，可以是雪崩，可以是激流，可以是高原反应，可以是高原疾病，也可以是查不出任何原因的猝死。自国境线在这片土地上标定的那一天起，戍边的历史，就一直由奉献牺牲书写。

1877年，左宗棠闻听南疆军民奏报有侵略者入侵，立即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历时一月进驻赛图拉，赶走侵略者建立了哨卡。1950年3月，解放军某部特务连进驻赛图拉，接替在此整整戍守了三年的国民党边防军人。同年，一支部队从另一个方向穿越喀喇昆仑山，解放了中国大陆最后一块疆土——阿里。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牺牲官兵104人，分别安葬于叶城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园以及狮泉河烈士陵园。我自1984年参军入伍，周围就一直有着烈士的信息，直至自己一次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翻山越岭、千里跋涉的艰险曾经历无数，更需要常常面对的是高原特有病痛的折磨。胸闷、心前区锐痛常常是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原因地突然出现，一阵阵痛得透不过气来。锐痛仿佛瞬间织就了一张细密的网。当它发作的那一刻，不仅使心脏紧缩，而且使全身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丝血管、每一个细胞都抽搐成一团。肌体只能够在每一次疼痛的间隙里稍有舒展，尽快休整，以应对下一次疼痛带来的抽搐。每当疼痛一阵阵袭来，我就

仿佛一只被逼到死角的小兽，惊惧而无奈地承受着心脏剧痛引发的一次次重击。这样的感觉常常会持续两个多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每当确认疼痛折磨真的停止时，心中顿时充满大赦般的轻松愉悦，但浑身却绵软得没有一丝力气。2007年以后，这种症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经历过一次次生死考验，渐渐看淡了艰险，也看淡了死亡。但心中的隐痛却逐年加深，难以消除，那是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的深深愧疚。

1999年，我满怀青春的激情、心怀戍边的热诚，放弃军区医院的优裕环境，踏上了高原军旅路。其实，那时我对高原的苦没有丝毫亲身体会，对高原，尤其是高原军人生活的艰辛，我根本不了解，也根本想象不出。为此，初上高原的日子里我痛苦过、懊悔过，甚至常常以泪洗面。唯能引以为豪的是，我坚持了下来，并逐渐对这片土地，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戍守的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愿意用心倾听他们的诉说，真切希望看到他们绽放的笑脸。我在喀喇昆仑山腹地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心理咨询室，相继开通了第一条心理咨询热线、第一个心理咨询网站。我对自己说，战友们在这里实在是太苦了，我改变不了环境，能让他们改变一下心情也好啊。

2006年初，丈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遭遇车祸，多处骨折，

辗转三级医院治疗。医生要求绝对卧床，防止损伤神经引发截瘫。儿子正面临小学升初中考试。此时，刚从喀喇昆仑山返回的，我却接到了即刻到阿里军分区报到的通知。在边防工作已21年的丈夫默默支持我踏上了进山的路。家中只剩年仅10岁的孩子。每天自己提早起来，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喀什去上学。傍晚放学回来，有时能够吃一点大灶上的剩饭凉菜，更多的时候是吃不上饭。到了阿里以后，我拼命找事情做。建立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疏导，组织心理训练，培训心理骨干，参加医疗值班，帮助护理做治疗，组织并参与排练节目，到各个边防连演出。一年跑遍了阿里所有的边防连。虽然剧烈的活动曾使心前区锐痛不已，但我却不曾对此畏惧，更不曾因此止步。除了对工作的热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为减轻心底那深深的愧疚。我想，自己如果不拼命、不努力，无所作为，怎么能够对得起支持自己的丈夫？怎么能够对得起可怜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

转眼14年过去了，世易时移，作为所在防区守防的唯一女性，在喀喇昆仑山与男战友一起徒步巡逻8个多小时身攀悬崖峭壁足踏皑皑峰顶的意气风发已经不复存在，初到阿里独自或带队转战各边防连的气宇风仪亦无法重现。今天的我已有许多力不能及，不仅仅因为年龄的增长，更是因为长期高原生活对健康的严酷摧残，使身体的衰老速度远远超过了年龄的增长。同时疲惫的



还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作为军人，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作为母亲，我不幸福，孩子成长的过程在我脑海中是零零散散的碎片，这些珍贵的片段构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全部记忆；作为妻子，我不称职，结婚 20 余年，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到 7 年；作为女儿，我不孝顺，年迈多病的父母一直替我承担着抚养幼儿的重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边防军人的心痛，虽然他们都是刚强男儿。

先进英模人物的感人事迹大家已听到许多，在这里，我只想说说边防部队中最普通的一群人。

吴德寿，人称“昆仑不老松”，在高原工作 40 多年，直到 68 岁才退役，是我军服役时间最长的士兵。他曾在锅台前站了两天两夜，让每一个停留库地兵站的官兵都吃上了热饭。曾经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的条件是，要结婚必须复员下山。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雪山，移走就会像树木一样枯萎。

邓长柏，阿里军分区医疗站医生，由于长期驻守高原，使他刚出生的孩子患上缺血缺氧性脑病，接到通知归队的那一天，是孩子住院的第二天，妻子产后的第三天，年近六旬的父亲胃痛手术后的第七天，这是让一家人心碎的一天。一年后，他在扎西岗执行任务时不慎落马致残，但至今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杨民，扎西岗边防连连长，因执行任务无法与怀孕的妻子取得联系，以致妻子误会，不让他再进家门。当第一次见到已经4个多月的孩子那一刻，他流泪了。为了不让指导员一家再经历同样的痛苦，他放弃了今年春节休假与家人团圆的计划，让指导员回家照顾妻子分娩。

对家人，我们感到心痛，而家人看到我们又何尝不心痛呢？记得第一次完成守防任务回家休假，母亲看着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在高原生活久了，曾经浓密的黑发大量脱落，稀疏的头发下隐约露出黄白色的头皮，原来光滑润泽的皮肤也变得粗糙起皱，使我们显得比实际年龄大10多岁，甚至20多岁。更让家人揪心的是，人体各组织器官在低氧低气压的影响下，会出现各种不可逆的病理改变。还记得老工兵李志明团长，不到40岁，因为牙龈萎缩，满口的牙都脱落了；还记得边防团老团长邹如辉，正值壮年却原因不明出现肾衰，不得已做了换肾手术；还记得边防团某连指导员赵一民，巡逻途中不慎腿部划了一个小口子，随后腿部肿胀，接着全身肿胀，肥大的棉衣罩衣当单衣穿都紧绷绷的，此后多方求治却效果不佳，不得已提前转业；还记得边防团工兵连副连长木合塔尔，在喀喇昆仑山工作几年后，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肌肉萎缩，先是上肢肌肉萎缩，随后面部肌肉也出现萎缩，眼睁睁看着一个精干的小伙子萎缩变形，医生却束手无策；还记

得……还记得……

但无论经历过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都是幸运的——毕竟我们还活着。

渐渐地适应了高原生活后，回到平原却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置身于闹市街头、熙攘人群，常常发现心的距离遥远得令人伤感。常常听到许多自以为是的推断：“高原环境艰苦，但你们生活条件很好”，“你们待遇高”，“你们提职快”，“你们假期长”……尤其是听到“你们值得尊重，但不值得效仿”之类的话语，一次次承受一道道轻视的目光，一遍遍徒劳解释仍不被理解时，不由渐渐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拿起笔来，记下自己走过的路，记下身边的人和事，记下戍守高原平淡岁月里渗透的苦涩，记下和平时期边防军人的巨大牺牲与坚忍执著……

摊开纸笔的那一瞬，记忆的闸门轰然开启，一张张熟悉的面容逐一闪现眼前，他们是我朝夕相伴的战友、是我同甘共苦的伙伴、是我生死与共的亲人；一个个难忘的场景清晰浮现脑海，忘不了九死一生走过雪山冰河的惊魂时刻，忘不了心急如焚伫立荒原的孤独与无助，更忘不了母子分离那心如刀绞、肝肠寸断的痛；同时涌现脑海的还有如亲人一般的驻地群众——慈祥的藏族老人、热情的藏族小伙、腼腆的藏族姑娘……他们的淳朴、善良是在藏西以外的土地上难以寻觅的。



但落笔时，那份力不从心的沮丧却是从未有过的。沮丧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笨拙的笔下无法重现，沮丧那些感动至深的往事在干涩的纸上无法复原。也因此踌躇数年一直没有信心动笔，只是任由熟悉的面孔一次次闪现在眼前、刻骨的记忆一次次浮现在脑海。当一切的一切在心中汹涌激荡、奔涌欲出的时候，我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了这些文字。

虽然，我仍没有丝毫信心能够描写出高原边防军人奉献中的伟大、描写出藏西群众朴实中的深邃、描写出喀喇昆仑山险峻中的伟岸、描写出阿里高原苍凉中的壮美，但我想，只当作是写一份文字记录吧，记下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和心灵感受到的，用这些不加修饰的文字告诉人们，在雪域高原，在被生物学家界定为“生命禁区”的地方，有这样一些人，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了他们人生的足迹……

汪 瑞

2012年11月26日于阿里狮泉河镇

目录

དཀར་ཆག

自序 IV

走在天界

དག་པའི་ཞིང་ཁམས་སུ་བསྐྱོད་པ།

- | | |
|-----------|-----|
| 相 约 | 002 |
| 走在天界 | 007 |
| 七月雪 | 013 |
| 来世今生 | 016 |
| 无言的约定 | 024 |
| 巡 逻 | 032 |
| 回 眸 | 037 |
| 红色旅行箱 | 042 |
| 一个人的盛宴 | 048 |
| 对杏子的回忆 | 052 |
| 波林有头“功勋牛” | 057 |
| 与狼共舞 | 062 |

雪域之子

གངས་ལྗོངས་ཀྱི་བུ་ཕྱུག

- | | |
|---------|-----|
| 永远的界碑 | 072 |
| 只因为责任 | 079 |
| 喀喇昆仑天路行 | 083 |
| 群山有只顺风耳 | 096 |
| 开山利斧 | 109 |
| 无言的史诗 | 122 |

阿里纪事

མངའ་རིས་ཀྱི་བྱིན་ཐོ།

穿越生死界	136
尴尬的异类	144
嗜绿馋虫	150
露宿记忆	158
未土改的村庄	167
高原旅伴	172
游弋在天堂的鱼	180
天上阿里	185

云朵之上

ཐྱིན་དཀར་གྱི་ཉེང་།

赶着云朵踏歌行	196
山间铃响马帮来	206
心中飞出的劳动号子	220
此心如海	228
山的女儿	233
藏西学子	245
从远古走来	251
寻梦人	262
特殊菜农	271
援藏干部	277
后记	282

走在天界



在青藏高原有这样—个地方，它如地球的骨节般突兀地隆起，像伸向天际的一个孤独的特角，更如同千百年—直高昂不屈的—颗坚强的头颅。这里就是位于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交界处的阿里高原，它是青藏高原最高的地方，以其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度，被称作“世界屋脊上的屋脊”。有人说，阿里很神秘，并因未知的神秘而令人为之神往；还有人说，阿里很冷酷，它的阴冷、残酷令人胆战却步；但我喜欢说，阿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10多年里，我辗转跋涉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及平均海拔4500米的藏北阿里高原。有时，攀上—个又—个达坂，看着脚下萦绕的云雾、看着头顶纯净的蔚蓝、远眺身披莹雪的群山在蓝天的背景下熠熠闪光，仿佛置身的不是人间，而是云端仙境；有时置身于苍穹之间，高原的辽阔、寂然，仿佛使灵魂脱离了躯体，游走在未知的天界，感受着—种未知的缥缈，不知不觉似乎与高原融为—体，心也仿佛融化在了蓝天里，留下的只是—份纯净……

相 约

一次，一位女记者问我，你无数次翻越达坂、行走高原，难道就没有视觉疲劳、审美疲劳，难道就没有因此而感到厌倦吗？我愣了。是啊，我怎么忽略了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都会出现的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而出现的疲劳呢？生活中的我并不是一个迟钝麻木的人。走进各个城市，往往会对似曾相识的高楼大厦、人流车流感到乏味，但每次走上高原，却都有一种莫名的愉悦，仿佛自己走进的不是海拔 5000 米以上，甚至海拔达 6000 多米的生命禁区，不是前往遥远的人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藏北阿里高原，而是为了恋人间的约定，去赴一个非常熟悉、却又时时给我新奇的恋人的约会。

我承认，如果说高原是一个恋人，那么他是世间最为冷酷的恋人了——所有试图接近他、走进他怀抱的人无不需经受种种的磨砺，甚至是生死的劫难。夏日里，喀喇昆仑山如同一个性格极为暴躁的汉子，一股股汹涌的激流挟裹着数百公斤重的巨石，发出轰鸣和巨响，在山间轰轰烈烈走过。过往的车辆越过一股又一股激流，则仿佛一片轻盈的树叶、一张薄薄的纸片，甚至就是

一根飘浮的羽毛，随时会有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而悲剧的制造者喀喇昆仑山对此则全然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人类对于喀喇昆仑山而言，如同他的怀抱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助，任其用肆虐和暴戾蹂躏。冬日里，喀喇昆仑山则如一个阴险的妖女，冷冷的妩媚之下埋藏着一个个死亡的陷阱。当不了解她的人们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她的美丽时，了解她的人们，心已经紧张得如同窒息一般，不敢有丝毫懈怠。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崖，深不见底的幽幽山涧，一不留神的大意中、短至瞬间的一刹那，都会有死神悄然而至，将你掳入冥界。生与死，原本相距千里的两个概念，在这里常常仅是毫厘之差。历尽千难走过万险，走进高原等待你的也绝不会是恋人被感动后的温馨。条件的艰苦可以克服，生活的寂寞可以承受，难以忍受的是高原缺氧的痛苦。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如同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迫切地需要吸入充足的氧气，但无论我们怎么尽力呼吸，吸入的空气中氧气含量都不足平原的一半，加之低气压的影响，更加重了肌体缺氧。于是，脱发、指甲凹陷、记忆力减退等慢性高原反应渐渐出现，红细胞增生、心室肥厚还有许许多多说不上原因的慢性高原病逐渐成为你不愿结识却不得不接受的“烦友”，甚至与你终生相伴。

高原恋人虽然冷酷、无情，但我们却仍然不离不弃地追随他，无怨无悔地爱他，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恋人，他有许许多多珍贵的、使我们无法弃之的理由。走过许多地方，江南的细致精巧、川北的山明水秀都令我赏心悦目，但令我心灵为之震撼的只



左：1985年参加南疆军区手枪比赛获女子组第二名(右二)

中：1987年赴于田县疫区驻村工作一年(中)

右：2005年驻守喀喇昆仑山腹地(左)

有喀喇昆仑山。他伟岸的身躯如同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伫立于苍穹之下、天地之间，他的伟岸不是可以欣赏的，而是必须仰视的。随着车辆移动、角度变换时，群山会随之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奇美，如同英俊恋人那充满魅力的不同侧面。夏天山脚的洪流激荡、冬季山峦的妩媚妖娆、暖季点缀山间的星星点点的小草小花，每一种发现都会在新奇之余使我感到喜悦、感动，甚至震撼。一个恋人既有勇士的英勇无畏，又有女子的妩媚娇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曾相识的高原呈现给我的永远是一种新奇，而绝非简单